



說小

刊叢術藝民人

旺子日和家

著林 俞

版出司公誌雜海上

目 錄

一	跟反動派鬥到底.....	1
二	借糧.....	33
三	家和日子旺.....	45

跟反動派鬥到底

一 一輛驢車

宋營的張老餘趕集回來，碰上了一輛從石家莊趕來的驢車，車裏躺着一個病人，車前頭坐着一個年輕婦女。他上前一拉話，才知道病人是本村的吳老黑，在外邊混了五六年沒回家了。女的是他在外邊尋的媳婦，名叫邵三巧。因是一村人，便請他上了車。

他坐在郎三巧身邊，立刻聞到一股子香粉味，女人兩眼沖他滴溜溜的一轉，嬌聲細氣的問道：「喲，老餘叔，宋營是人家八路的地方，許俺們這樣的回去不？」躺着的吳老黑也掙扎着說：「外邊實在混不住生活，又病了大半年，說什麼也得回家了。」

張老餘四處看看沒人，便安撫他們說：「回來好，八路軍寬大，抓住他娘的還鄉團還沒事，你們這有啥？從敵區往回逃的人可多了，」郎三巧聽了滿臉堆起笑來，說：「這可好了，真是天無絕人之路。」

過了一會，吳老黑翻了個身，沒力氣的問道：「眼時咱村什麼樣？誰主事？」

張老餘輕聲說：「一句話說不完，等到了咱們的地界再說。」

原來這宋營正處在邊界上，他們現在還沒出敵區。抗戰時間，村裏本有解放區的工作，實行過合理負擔；後來日本人在這裏按了據點，叫村裏的大地主吳全堂組織了一把子「皇協軍」，把抗日的工作弄垮了台；等日本投降，國民黨第三軍一到石家莊，就把吳全堂的漢奸隊收編成「國軍」，吳全堂當了宋營的聯保主任，直到八路軍正太戰役，解放了宋營，吳全堂才跑回石家莊去。

車離宋營不遠了，張老餘打起精神說道：「到了咱們的地界，這回說啥也不碍事了：老黑，我先問你：都說吳全堂現時

當了鄉團長，你們在石家莊聽說沒有？實情不實情？」

A 郎三巧緊接口說：「俺們一個做小買賣的，那知道這個。」

張老餘便不多問，講起村裏的情形：「現時村裏主事的是村長，郭三元。」吳老黑抬起頭問：

「哪個郭三元？」

張老餘說：「有幾個郭三元？就是給吳全堂扛過活的三元嘛！我們前街的。」

吳老黑不由得問：「喲，是他？」

張老餘見他吃驚，便解說道：「甭看三元是扛活的出身，可真有本事，村裏就靠他支撐。」

「他怎麼當了村長？」

「你不知道，日本鬼子在的工夫，他就偷著幹這個！」張老餘說時，用手比劃個「八」字，又往下說：「說起來他是個老八路了。人是真牢棒（好的意思）——咱村還有一個頂事的，是你們後街的——」

吳老黑緊問：「誰？」

「——康米貴。他這幾年淨跑小買賣——他是個新八路，是今年春天解放了以後，清算吳全堂的財產，他才幹上的，說起來他傢裏也是百麼沒有，光靠跑趙小買賣吃飯，——「提倡」清算惡霸，他怎會不上勁？人們看他認個字，會辦事，就推他到村公所裏當了個民政委員——對了，你們到村還得上他那裏

登個記。」

郎三巧趁勢問道：「喲，虧得你告訴了還得去登記？俺們可不知道咱八路的規矩，這主事的人們辦事脾氣怎麼樣呀？」張老餘說：「提起脾氣來，二人不同：三元倒底是老八路，有個說一不二的勁，不講究情面；這康米貴就不是了，好說話，顧面子，不那麼死巴。」

車這時靠近宋營村頭了，繞過一行柳樹林子，正看到村頭上高高的一個堡壘。郎三巧吃驚的問：「那高高的是什麼？」張老餘說：「崗樓子，原是日本人修的，咱村的民兵又添上了一層——咱村的民兵可頂事了，麥熟工夫跟漢奸團打了兩仗，夠日的們再不敢來了。」

張老餘說了下了車。驛車一直趕進村口。這時圍牆後面突然閃出兩個提槍的民兵，喊道：「站住，檢查！」吳老黑在車裏輕輕的哼了起來，郎三巧下了車，一邊拍打着身上的土，一邊向民兵說清楚自己的來歷。

民兵是兩個年輕的小伙子，不記得村裏有道吳老黑這個個人，又因他們是從敵區來的，那肯放進村去，經過好說歹說，民兵才決定派一個人到村公所去請示。不多一會，去請示的民兵跑回來說：「村長不在，康米貴來啦！」

果然康米貴三腳併兩步的趕了來。郎三巧聽說是康米貴，不等他走到跟前，裏程上去行個禮，說：「喲，可見了咱村裏都主事人了，到了家門口了，人們不放我們進村，車上是老

黑，病的快死了，外邊顧不住生活，回到咱們鄉親堆裏，跟大夥要口飯吃。」

康米貴把郎三巧仔細一端詳：只見她穿的紅褂子綠褲，紅洋襪子，淺口鞋，梳着「飛機頭」，搽着一臉粉，兩隻眼滴溜溜的亂轉，斷定她不是個正派女人，他到車前一看，認出車上躺着的果然是吳老黑。

吳老黑睜睜眼，沒勁的說：「米貴兄弟，我回來了！」接着哼哼起來。康米貴詢問明白，便叫把車趕進村裏去。

吳老黑家裏沒有人，他的房子由本家一叔叔叔看管。等車趕到那裏，村裏已經哄嚷動了。很多人都來看老黑媳婦，見她穿的花置胡梢的，就堵着齊笑。吳老黑的叔叔叫車夫搭把手，把病人拾起屋裏去；郎三巧一個人往屋裏一趟一趟的搬包袱和零碎東西。看熱鬧的沒一個上前幫忙，直等她給了腳錢，打發車夫走了，人們才漸漸散去。

吳老黑等人走後，翻身從屋裏掏出用布裹的緊緊的一件硬東西，機警的對郎三巧說：「快藏起來！」郎三巧伸手接過去，彎身放到炕洞裏，剛用灰埋住，聽到外邊有人說：「村裏來了！」郎三巧向丈夫一握手，就出門迎接。

這時郎三元已經帶着一個民兵走進來，一進門就說：「老黑哥回來啦？」然後到炕邊問問病況，對他說：「西來好，外邊沒混頭。」轉身對郎三巧說：「我來檢查檢查你帶來的東西，你別嚷着，公事公辦，」郎三巧緊迎合着說：「檢查吧，

上邊的公事，這可沒說的——這是我帶來的東西，我給你們打開。」

村長檢查過後，又問吳老黑有什麼困難：「有難處就說話，」郎三巧帶笑的說：「有難處就找村長去！」郭三元說：「能辦的一定給辦。」臨走又對郎三巧說：「過一會到村公所找康米貴登個記，把你們的身份證帶去。」郎三巧滿口答應着：「拾攏好了就去。」村長和吳兵便告辭走了。

二 吳老黑

吳老黑回家以後，引起全村人的議論。有說國民黨地方違法過的，也有說往後短不了有人往解放區跑的，說來說去，總是扯到郎三巧身上去，都看着她不正派。

郎三巧到村沒三天，前街後街都串到了，上年紀的，年輕的，她都趕着說話。康米貴家守着不遠，一連找了他三四趟！頭一回去借桶；二回求他去抓藥；三回又來送禮：總是悄悄的搬進來的，先冲康米貴媚笑一下，然後從衣裳底下掏出一個包袱往炕上一放，隨手解開，說：「米貴兄弟，你別見外，這是我哥用不了的東西，襪子、汗衫、手巾、香胰子……你孤伶伶的一個人，連個給你補補縫縫的人也沒有，你留下用吧。我們回來多虧你照顧的週到，我和你哥真是知情不盡！」

康米貴一見這些東西，臉上一陣紅，緊說：「快拿回去

吧，我用不著這個。」郭三巧聽也不聽，把東西擲到炕上，說：「你不要是嫌不好，怎麼說用不著？等娶個媳婦看你用着用不著！」說了嘖嘖一笑，康米貴便不再推辭，把東西留下了。

晚上，郭三元查完了崗，回到村公所和康米貴扯起吳老黑的事，郭三元說：「你有空得仔細盤問他一下，咱村住石門（石家莊）的也不少，沒聽人說過他做過買賣，看他尋的那個老婆就不像個買賣人！」提起吳老黑的老婆，康米貴不由臉上一熱，好像自己辦了什麼虧心事，勉強鎮靜的說：「身份證上寫的是小商人。」郭三元說：「身份證還不是國民黨的玩意？那能光憑信它？咱村緊靠敵區，可得多點心眼。」康米貴再沒說什麼。

快到大秋的時候，吳老黑的病見好了，每天拄着拐杖到街上走動。一天，郭三元和康米貴都在村公所，吳老黑拄着拐杖走進來。

康米貴忙起身客氣的說：「你這回可真見好了，快坐下。」吳老黑扶著牆，慢慢的坐在椅子裏，翻着眼跟郭三元，沒力氣的說：「我來正式登個記。」

郭三元說：「你來的正好，正說跟你拉拉扯扯開話。」康米貴也說：「咱們弟兄們五六年不在一塊了，應該到一塊扯

社，就是怕你身子軟。」郭三元問道：「這兩年做的買賣可好？」

吳老黑擺擺手，愁眉不展的說：「唉，別提啦，國民黨治的人好苦哇，自從石門叫咱們八路軍包圍住，火車也不通，買賣真沒法做，國民黨要的捐項數不過來，三六九的抓你挖溝啦，修工事啦，整天家收拾的你沒法做買賣。我這病——」說到病，他住了嘴喘喘氣，然後接着講：「我這病就是挖溝累出來的，半年啦，光盼着咱們八路軍打開石門，我非跟狗日的們算算賬不行。」

康米貴說：「老黑哥。你好好的養的身子結實了，等着吧，不出今年，一定拿下石門來，」吳老黑兩眼有了神，緊接着說：「咱們八路軍是神兵，拿下石門來不費事。打正定城十來分鐘就上了城牆，石門的老百姓都知道……」康米貴說：「打滄州更打的漂亮，那比正定還難打，城外滿是水……」

郭三元見他們把話扯遠了，便插了嘴：「老黑哥你在外邊呆了五六年，還混過啥好差使呀？」

吳老黑機警的偷看郭三元一眼，然後嘿嘿的笑兩聲，說：「我一個做小買賣的，還混過什麼好差使？這二年連個門面都支撐不起了，淨擺布攤。」郭三元又問道：「咱村吳洪肥，張洛英都擺布攤，你們常見面吧？」

吳老黑含糊的說：「常碰見他們——唉，這半年我病了，沒擺攤子——買賣沒法做，還是種地靠靠。今年的大秋可不錯

呀！」說着拄着拐杖站起來，抱歉的說：「我光顧坐着了，連吃藥都忘了，有空再來，該吃藥了。」說了向兩人點點頭，便拄着拐杖歪歪扭扭的走了。

等他走遠，郭三元一皺眉頭說：「我看他不對頭，怎麼剛問上他兩句話，就忙着走了呢？」康米貴說：「人都說你鉄面無情，這話真不假，你什麼人也不信實哪行？」

郭三元反駁說：「他是個什麼人我信他？人家檢着好聽的跟你一說，你就信？」康米貴不服氣：「你真把我看扁了，是真假不了，是假也真不了，光不信也辦不了事呀！」

三 康米貴的苦悶

高粱快熟了，郭三元接到區裏的指示，敵人可能出來搶糧，民兵要加緊崗哨，修理工事。郭三元整天家忙的不行，也沒有再督促康米貴去查問吳老黑的根底。

人們正安排收秋，偏偏連着下了兩天雨，雨一止住，郎三巧就來找康米貴。她今天打扮的特別花梢，嘴唇上搽了胭脂，頭上使了油，一邁進門坎就喊：「噫，米貴兄弟，我又求你來了！」說着瞟康米貴一眼，又說：「你老黑哥借了輛車，上他姑家去借吃的去了，下雨下的我那房頂漏的不行，外邊雨不下房裏還下，求你給我參個忙，抹抹房頂吧。」

康米貴看着她那種妖冶勁，發了楞；又不好意思的低下頭

說：「大秋上，雨一住人都下了地叫我派誰去？」郎三巧用手攏頭髮，無緣無故笑了笑，說：「喲，別人我可不敢驚動，你去我心裏才樂意！」

康米貴推托不過，便拿了鐵鍬、拖泥板、摸板、泥兜子，到吳老黑家去參忙。他一個人挑水合泥，忙活了一整天才抹好。

活完了，下了房，郎三巧把他讓到屋裏去，端上一盆淨水，叫他洗個乾淨；再放上炕桌，請他坐到炕頭上，然後把預備好的酒肉擺好。郎三巧滿面春風，給康米貴斟了滿滿的一杯，勸他一口喝下，一連勸了三杯，又給他往碗裏夾菜，工夫不大，把個康米貴灌的醉呼呼的了。他酒一喝多了，就攔不住自個，心裏止不住動盪起來，忘了是坐在什麼地方；見郎三巧端上燈來，才明白天已黑了。

郎三巧放下燈，又給他斟酒，親手遞到他唇邊。他緊用手去接，不知怎麼一來，兩人的手握到一塊了。康米貴立刻臉上一發脹，借着酒勁，把郎三巧往懷裏一拉；女人趁勢一口把燈吹滅，倒在康米貴懷裏。

兩人剛睡下，屋門輕輕的開了。康米貴連眼都沒睜見。忽然一道閃光，正照着他的臉，驚的他出了一身冷汗，酒勁下去了一半。郎三巧一翻身從炕上滾下去。

康米貴慌的伸手去拿衣裳，只聽是吳老黑低聲威嚇他說：「你敢動！要命不！」手電筒光裏露出一支手槍，正對着他。

手立刻縮了回來，混身都吓軟了。

這時郎三巧已經穿上了褂子，點了燈，吳老黑端着槍，帶着譚笑的神氣說：「姓康的，你好大胆呀！」

康米貴的酒勁還沒退完，以為單是叫人捉了姦，又羞又悔，只想快快脫身，不由央求起來：「老黑哥，我的錯，饒了我吧！」吳老黑輕笑兩聲，說：「嘿，饒了你？實話對你說：姓吳的有事借用你，答應了放你出去，不答應，我這傢伙不認人！」說着把手槍在他頭上比試一下。這一來康米貴才明白事關大了，酒勁吓的沒有了，身子凉了半截，爬在枕頭上，說不出話來。

吳老黑又逼着問：「姓康的，答應不？」康米貴怕他變，沒勁的說：「你說啥事吧，我能答應就答應，」吳老黑口氣變平和了，說：「求你的事倒不難，也礙不着你辦工作。實話對你說：我是吳全堂派來的，西邊的軍隊（指國民黨的軍隊）就要來咱村按據點，搶秋糧。八路軍都開到保定以北去打仗，光丟下你們土八路還擋的住？你要幫我把手，到那工夫我給你保險！」

康米貴聽到這裏，心想果然郭三元的話對。可是事到如今，如何是好？只聽吳老黑又說：「求你的事不難：我往後時來時去，你給我開個出門證。我短不了來個熟人，你查戶口的工夫包含一下，只不叫郭三元知道。就求你這件事，用不着做難，照樣去辦你的公就是了！你要辦好這件事，等吳全堂回

來，你分的房子、地，還歸你。」口氣變的更加平和：「米貴，就在你一句話，你思摸思摸行不行？」

康米貴的腦袋脹的有個斗大，不答應不行，答應了又怎麼辦？吳老黑又逼着問，不容他細想，他遲疑了一會子，怯怯的說：「那就這樣辦吧！」

吳老黑順手遞給他一張紙條，說：「得立個字據！」說了又給他隻筆，楞逼着他在枕頭上寫好，按了手印，吳老黑把字據收好，才給了他衣裳，叫他穿起來。臨放他走，吳老黑又舉起槍來警告他：「要是給我走了風聲，我這傢伙可沒長眼！」

康米貴回到家，又羞又怕，又悔氣，躺在炕上大哭了一頓。想起郭三元的話，真慚愧死。猛一下爬起來想找郭三元去「坦白」了，又一想這不鬧的兩頭不落好人？郭三元這人鉄面無情，一定從此不信任自己，如果西邊的眞過來，豈不是走上了絕路？想到這裏嘆口氣又躺了下去。心裏有病，那躺的住？一拍大腿說，「還是找郭三元去！」坐起來一思摸，吳老黑心眼多毒辣，他殺人害命，全都幹的出來。這樣一想，腦袋一脹，唉了一聲又躺了下去，這樣折騰了一宿，第二天沒起炕。

吃早飯的工夫，郎三巧來看他，給他送東西吃，又給他灌了一陣子米湯。康米貴下定了主意，不去找郭三元「坦白」去了。

四 襲 擊

人們已經動手收秋。郭三元更加緊了崗哨，夜裏和民兵一塊巡邏。這些天他聽到羣衆不少反映說，康米貴和吳老黑在後街上來往很勤，郎三巧常上康家去；吳老黑家裏常有不三不四的人。後街是宋營的落後區，一半是姓吳的，和吳全堂是本家，因此後街來反映事情的不多。郭三元便加緊了對後街的巡邏。這天傍黑的工夫，他到村公所去找康米貴，把羣衆的反映告訴他，康米貴不肯承認，還報怨了羣衆一頓，兩人鬧了個不歡而散。

康米貴雖說嘴裏不承認，心裏倒是挺難受，一路叨念着心事回到家。這時天已經黑了，一進門，門後閃出一個黑影，吓了他一跳，定神一看，原來是吳老黑，心裏頭更加煩惱，但又沒法推脫開。

吳老黑湊到他耳邊說：「你屋裏有人你別進去。你嫂子不在家，你上我家裏睡去吧！我今個跟他們在你這裏過夜——」隨後又警告他說：「這兩天郭三元巡邏的可真緊，專上咱後街來，小心點！」

康米貴腦袋嗡的一下子，像叫人打了一棍子一樣；覺着舌頭短了半截，半句話也說不出來。

吳老黑像他的上司一樣；命令完了就叫他出門，到門口，

又低聲說：「你可小心！就是一兩天以內的事！」說了一下把門關住。

康米貴被關在自家門外，半天邁不動步，優了會子才勉強摸到吳老黑家，生怕有人看見，悄悄的躡進去，也不敢點燈，合着衣裳躺在炕上，那裏睡得着？翻來覆去的思想吳老黑那句話：「一兩天以內的事！」他越想越怕。原來吳老黑無心中說過他的陰謀：他知道民兵打仗最後的依靠是村頭上的堡壘，堡壘下邊有地道，如果堡壘被敵人大兵包圍，一時不能解圍，民兵就可以從地道裏撤走。因此吳老黑計劃截堵地道口，斷了民兵的退路，然後把他們都燒死在堡壘裏面。地道口本是很秘密的，康米貴想起來真恨死自己，他已把這個秘密告訴給吳老黑。這樣說來，果真把郭三元他們燒死，自己豈不是兇手？

他躺在炕上像背上扎着格針一樣。一聽到街上有民兵喊：「站住！那個？」頭髮就往上炸。又担心民兵發現了吳老黑那些人，自己豈不受到連累？翻滾了半宿，想出了一個主意：既使郭三元和民兵免去燒身之難，又不連累上自己。主意一定，就悄悄的躡出去，到民兵隊找郭三元。

郭三元剛和民兵隊長張軍奎哨回來，見康米貴黑更半夜的來了，吃驚的問道：「有啥事？」康米貴拉他到外邊，氣短的說：「我報告一個緊事。」只說了這一句，下邊接不下去了。

郭三元急問：「啥事？你這樣慌張？」

康米貴結巴結巴的說：「吳，吳，吳全堂要來打咱村；吳

老黑是個探子！」

郭三元一把抓住康米貴的胳膊，緊問：「你怎麼知道的？」

康米貴突然帶了哭聲，說：「三元哥，我幹了件見不得人的事！白天我還跟你認賬。我是跟郎三巧不清楚，是她把這話告訴我的。」

郭三元把康米貴的胳膊一鬆說：「別的以後再說，先去抓吳老黑去！」康米貴見郭三元扭身要走，忙抓著他肩膀為難的說：

「三元哥，地道口叫吳老黑探出來了，他打算堵上洞口，連你們燒死！」

郭三元吃驚的問：「他怎麼知道的？」康米貴沒力氣的說：「誰知道呢？」

郭三元並沒懷疑康米貴有問題，以為他只是犯了男女關係的錯誤。便帶了張羣和幾個民兵，急奔吳老黑家裏去，張羣在房子四周圍佈置好，郭三元便去叫門，上前一看，門虛掩着，推門進去，聽不到絲毫動靜，到屋裏去搜索，連一個人影也沒有。

這時東邊發了亮，他們只好回去。剛到街上，聽到村西邊哨上連打了兩槍，郭三元馬上派張羣回民兵隊帶人，自己帶著手頭的民兵跑步往村西趕，等跑到村頭工事，放哨的已經撤下來，報告前面發現敵人。